

文学初步读物

春

安東諾夫



作家出版社

文學初步讀物
春

安東諾夫著 劉遼逸譯

英若讖插圖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320 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

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字數 21,000 開本 787×1092 紙 1/46 印張 $\frac{21}{23}$ 插頁 2

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3,800 册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097

定 价：(2) 0.08 元

我从小就喜欢挨着敞开的窗户坐着，静听着大街渐渐地静下去。

屋里点着灯，妈妈鏘鏘地提着水桶来回走动，街上是一片傍晚的寂静。

现在我也是坐在窗旁，窗台上摆着一盆叶子满是花孔的天竺葵，窗帘飘打着我的肩头，对面小花园那儿，我的干娘走来走去，正用棍子拴窗扉。

路那边，斜对过，集体农庄管理处的窗户明晃晃的。散会了：听得见砰啪的門响，門口台阶上，人們嘻嘻笑笑，談着話，向四面八方走散了。

我坐在那里听着，有点苦味的风儿不时飘进我們的屋里，吹得天竺葵叶子直往后倒。

爸爸上了台阶，跺掉靴底的泥，由他跺脚的动静，我猜他准在生气呢。爸爸进了屋子，一声不响地往长凳上一坐，从衣袋里掏出来半瓶酒。妈妈叹了口气，就往地下室取泡黄瓜去了。

兽医茉莉嘉顶着方格头巾，象猫一样躲闪着脏泥，走回家去。以前她在节日和晚会时才戴方格头巾，不知为什么近一星期来总是不摘掉它。她一面走一面和女友们谈话，我听见她们说爸爸今天解除了主席的职务。

我偷偷地看了爸爸一眼。

他把酒倒在四棱八角的玻璃杯里，呷一口，嗅嗅面包，又呷一口。妈妈在桌旁站着，两手插在围裙里，愁眉苦脸地望着他。

『读报！』爸爸说。『大家都听着！』

他有个老习惯：他一喝酒就要读报，不管新报旧报都行。我和妈妈得听着，不許^叫稿^叫。

现在就是这样，他从小圆桌上拿过一张报来，戴上眼镜，凑近灯坐下，开始读了：『第一个多年来担任……担任……反动党……党……民政党的领袖……』

『明白吗？』爸爸问，一面把鬓发斑白的头低得象羊抵人一样，从眼镜上面

① 民政党是日本政党之一，成立于一九二七年。

駭人。

『明白，当家的，明白，』媽媽回答，一面拿眼睛估量着瓶子里的酒还剩多少。

『你呢……明白嗎？』

『明白，爸爸，』我嘴里答应着，耳朵却听着街上走路的小伙子們，他們的談話声飞揚到四面八方。这群小伙子談着談着，忽然象得到口令一样，一齐笑了起来，笑得整条街都听得見。他們漸漸走散了，声音靜下去了，从他們的談話里面，我知道薩維里奇的儿子华西加当了新主席。

『明白嗎？』这样問到我的时候，我就回答：『明白，爸爸，』心里却在想，現在的主席就是剛才在街上笑的那个华西加。他是上星期从軍队里回来的，当时薩維里奇差不多整整一天都在院子裡捉老母鷄。

华西加是个年輕小伙子，和我一样高；他並沒有什么出色的地方，面貌平常，身子粗粗大大的。他的鼻子往上翹着，下巴也往上翹着，仿佛有人曾經用手在他臉上从底下往上一抹，就成了現在这个样子。他是个不成器的孩子：战前有一次，他爬到我干娘的房頂上，对着烟囪鬼言鬼語地說了些可怕的話。当时

干娘正站在爐子旁邊，險些兒給吓掉了魂。他能當個什麼主席啊？……

爸爸又讀了一點，隨後就睡着了，我們也去睡了。我在床上老是來回翻騰着，我因為頭痛，連會都沒去開。後來好不容易把頭焐暖和，半夜才睡着。可是我立刻覺得——我剛合眼就有人在敲窗扉。

『這些夜游神，干么這麼發瘋啊！』媽媽下了床。

原來是叫我到管理處去。我收拾收拾，就跑去了。

管理處的小屋子裡擠滿了人。現在那個被人尊稱為華西里①的小伙子就坐在從前爸爸坐的位子上。當我進去時，姑娘們都偷偷地笑，大約因為我的臉是睡意朦朧的。和我鄰地的工作隊掛車手伊凡伯伯進來了。他穿着膠皮套鞋，在大衣下面露着粉紅條條的襯褲。

『您好啊，』華西里對伊凡伯伯說。『您寬寬衣裳吧。』

姑娘們又笑了起來。

『干么你不讓人睡覺？』伊凡伯伯說，向門上一靠。『真新鮮，半夜三更的

① 華西里即華西加，后者是卑稱。

叫人开会。』

随后农业机械站的拖拉机手巴莎也来了，她精神饱满，好象还没有躺下睡过一样。

『到齐了嗎？』华西里問。

『到齐了，』我那队里的又高又大的遼沙回答，他小心地从門口挤进来。『請說得簡短些。』

『好的，簡短，』华西里說。『为什么我們播种得不好，同志們？为什么一天才能做出半个定額？往后你們作何打算呢？嗯？到六月才播种嗎？是不是？正月里才打粮食？怎么，大家說說吧？』塔瑪尔嘉別打瞌睡。』

起先没人吭气，后来一个跟着一个講开了，講了一个多钟头，起先还講道理，后来可就互相罵起来了，連我也給罵上了。罵我罵得最厉害的是华西里的父亲薩維里奇。他年紀已經六十开外，但他自願同青年团员一道工作，可是現在，您瞧，他忽然罵开了。辽沙出来替我抱不平，于是弄得一塌胡涂，大家不談工作，評論起人来了。

我想說一說我那工作队最糟的是紀律太松，經常有两三个人不去工作，而

我們的工作却需要全體出勤才行。我本想把一切都說出來，可是人們岔开了我的話，我自己也搞胡塗了，只好坐下來。

『行了行了，不用再說了。』華西里說。『不知你們說些什麼。』伊凡伯伯，你來談談吧。』

伊凡伯伯攏了攏大衣，心里琢磨起來了。

前些日子區報登过关于他的文章，从那时起，他自己对自己也感到惊奇起來。

『問題是这样的，孩子們。』他想了—會，開始說了。『妮什嘉和她的青年團員們当然工作得不好。她爸爸做主席的時候，這話不好講出口，現在可要說一說了。她們手脚不大勤快，懶得動彈……再說，定額也有問題。譬如說，我們的工作隊在斜三角地播種，我們的定額規定四十二分鐘種一公頃，一點二十四分鐘兩公頃，如此类推……而她的工作隊呢，在丘陵地段工作，不能全面播種，得有選擇，拖拉機走起來歪歪斜斜，一分鐘一轉彎，象是跳山羊舞一樣，——定額規定多少呢？同樣是四十二分鐘一公頃，如此类推……』

远方傳來了兩聲輪船汽笛的長鳴。隔壁的公鷄跟着打起鳴來，大家又笑

起来，原来是笑这只公鸡在睡梦中错把汽笛当作鷄鳴了。

「好了好了，不要咧着大嘴笑了，」伊凡伯伯說。「我是說，四十二分鐘一項……所以我想，紐什嘉应当把她那队的女孩子抓得更緊，同时她們的定額得稍微减低一点。」

「話不是那样說的，伊凡伯伯，」华西里說。「你們兩队的定額一样，这原不好。請把塔瑪尔嘉叫醒。我們來提高斜三角地的定額……」

又掀起一陣喧嘩。华西里站起来开始講話，大家靜了下来。他講得不多，可是很中肯，仿佛我們集体农庄的事他都一清二楚。他在結束時說：「早晨五点钟大家一齐下地，象大炮齐放一样。哪怕忙它个一昼夜，也得完成一天的任务。紐莎本来說得对，但是說乱了。我来替她說吧：每天早晨五点钟全体队员都得到田里。就是这样。我一早也去，帮帮手。我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」

「瞧我們多需要你呢，」巴莎說。當我們散会出来时，我对主席說，我們用

● 紐莎即紐什嘉，后者是卑称。

不着別人幫助，伊凡伯伯的工作隊在平地上播種，比我們才多得有限。

『從來還沒有人做過我們的輔導員呢，而且我們也不讓任何人來輔導，』巴莎補充說。

『那好吧，』華西里回答，『既然你們都是這樣驕傲，我到伊凡伯伯那隊去好了。』巴莎，希望你們兩天後趕上進度表。象大炮齊放一樣。』

他走了，我把我那隊的孩子們和薩維里奇叫來，我們立刻在路上約定——不睡覺，回去吃了東西馬上就去工作。

好象有意和我們為難一樣，我們的工作一開始就不順當。『納齊克』拖拉機發生了故障，巴莎甚至哭了。後來又發現，有一塊地耕得不好。總之，到了晌午工作才上軌道。

星期日那天我們第一次比伊凡伯伯那隊播種得多。我們差不多種了六公頃，女孩子們想開個晚會，所以天快黑的時候，大家都回去了，在漸漸靜下去的田野里，只有巴莎在拖拉機旁邊弄得板子唏哩嘩啦地响，還有她那九歲的小弟弟加拉西加在她跟前鑽來鑽去。我丈量了一天的耕地，走到他們跟前。

『姐姐，看誰先把火星塞擰上，』加拉西加提議。

『把他带走吧，妞莎，巴莎請求說，『象只蒼蠅一樣整天釘着人……』

我答应加拉西加听留声机，于是我就領着他回村里去了。

不知是因为天气晴朗，而且是开春以来头一个快乐的日子呢，还是因为我們比伊凡伯伯工作得多呢，——爬起坡来簡直輕快得象刚洗过澡一样。我們爬到土崗頂上，远远地望見四面開闊的田野、大路、村庄。在树林后边，地平綫上有一朵濃云，可是頭頂上却是一片潔淨的天空，一絲儿云彩都沒有，雪青的光輝晃得眼睛發痛，白嘴鴉在这光亮的天空中显得炭一樣的黑。

『看誰用一只脚先蹦到大路上，』加拉西加說。

我贊成了，但是我看見華西里，就沒有蹦躑。

他在大路上走，敞着外套，戴着鴨舌帽和破手套。他一看見我們就在岔路口站住了。我心里想，他已經知道我們今天做了多少工，想夸獎夸獎我那队的女孩子們吧。

加拉西加拔起腿来飞快地往山崗下跑；彷彿从彈弓射出去似的。我也忍不住跑起來。

『我有話要和您談談，』当我停下來喘息的時候，華西里說。由他稱呼我作

「您」，我立刻知道他要責各人了。我惱恨起自己來了，不該象個小孩子一樣跑到他面前……

「您知道不知道，」華西里接着說，「你們的地段上有六公頃耕過的地是不合格的？」

我說我知道。

「耕得不够深，还差三指呢。您的眼睛呢？要知道您是青年團員。您懂不懂，重新耕六公頃地要費多少工？」

我說我懂得。可是華西里把全部問題都弄亂了。農業技士認為有一段地耕得不合格，应当重耕這段地的不是我，而是塔瑪爾嘉，我冤枉得很。我气得直咬嘴唇，一句話不說，因為我要是辯護，我一定会嚷嚷起來的。他一路上責備我，說我們自告奮勇組織青年團檢查組，而什麼事都不做，工作起來馬馬虎虎。我一面走，一面气得要死，我是氣他責備我而且稱呼我作「您」。後來當我看見加拉西加小鬼頭用怜悯的眼光象看病人一樣看我時，我實在憋不住了。

「大概您心里不是味了吧！我們今天比您輔導的那組播種得多，」我說，「所以您就罵起來了！」



『您說這話真胡塗！』他回答。

『我有什么說什麼。』华西里，您剛當上三天的主席，應該先把事情搞好，再戴您那白手套吧。』

他回答了我。可是他回答我的話，我連提都不願意提。

『您別吓唬人，』我說。『這又不是从烟囪里吓唬干娘。』

說到這里我們走到管理處了，华西里讓我進去，我就進去了——怕他什么！加拉西加也進去了。

华西里摘掉手套，往桌子上一扔。

『看把他氣的那個樣子！』我心想。

『好的，我最后一次對您……』华西里說了半截，可是電話鈴響了。

『是的……是的……』华西里大聲說，對着听筒直吹氣。『您是區委？是的，我知道。不是十六，而是

六。是的，六公頃。那有什么不得了的了？我們补救就是了。什么？大声說，一点儿也不見！』

华西里又是吹气，好象想把听筒吹凉一样。

『誰？我？我做錯了。怎么样，当家的又該怎么样呢！当家的也会做錯事的。什么？好，工作松一点我就去……一点儿也不見。把門关上……』他這句話是对加拉西加說的，然后在電話里又談了半天，一面說話，一面揮动着那隻空手。

他把听筒挂上了，可是忘記把手从電話上拿开。他坐在那儿思索起来，而手套在桌边垂挂着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想起：他和他爸爸住在一起，他們的房間永远不收拾，地板也不擦，大約还是樅树节^①那天擦了一次。我又想起，他从軍隊回来那天，他爸爸亲自满院子跑来跑去捉老母鷄。

『我还是太傻，』我心里想，『应当不作声才对。』

『好了，您回去吧，』华西里說，还在思索。

① 樅树节即圣诞节，七月革命胜利后，苏联把圣诞节改名为樅树节。

本來該走了，可是我還是站着不動。

『你別生氣，』華西里想了一會說。『你既然是青年團員，就應當處處顧到。每天都應當象今天這樣工作。』

『華西里，您的手套破了，』我說了後，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，我干么要說這話。

『哪儿壞了？』華西里看了看手套，咧着嘴笑了。『有什麼關係！又不是戴它去逛馬路。』

『拿來我給您織補一下。』

『不要。我哪用得着這個！你好好織補你工作上的缺點去吧……』

我簡直羞得受不住，本來應當走了，可是我又說：『拿來吧，』好象我少了這副手套就活不下去一樣。

『好，你要補就拿去吧！』

我拿起手套就和加拉西加回家去了。

一小時後女孩子們都到我家來了，大家勸我同他們一起到伊凡伯伯那兒去開晚會。我拿起織補好的手套就走，雖然腰都快累斷了。伊凡伯伯的屋子

最寬大，所以我們总是到他家里開晚會。他的妻子魯凱莉雅，就是我那個干娘，親親熱熱地迎接我們，但當她知道我們是來開晚會的時候，就立刻生氣起來。

『我不讓，』她說，『用炸彈炸我，我也不讓。我的當家的怎么会答應了你們啊？』

我開始勸說干娘，女孩子們趁這機會趕快把桌子、床、衣櫃……都搬到里屋去。

『不是往那儿放的，我的野馬啊！』干娘嚷起來。『這樣叫我怎樣拿架子上的水罐啊？好吧，這麼着當家的回來就讓他自個兒做晚飯好了。這麼着我就到鄰居家坐去。把桌子向旁邊移移吧，不然我那當家的連門都進不來了……』

我們把東西搬得精光，屋子完全騰空了，只剩下掛在衣櫃上面的水浪一樣的鏡子歪歪斜斜留在牆上，一只受驚的螻蛄在鏡子下面亂竄。我們擦好地板，窗戶都從里面釘上半截木板，怕大家無意中往後一靠把玻璃壓碎了。倒了滿滿一桶清水留着喝，在門洞里撒些禾草。

『你們拿这么多灯干什么？』乾娘又嚷起來。『你們想把屋子給燒着？……』

岂有此理，五盏灯？这么着我就告你们去了。你们干么把五盏灯都挂到一个角落里？别的角落可就黑了。」

九点来钟的时候，我们村里的人开始来了。小孩子和小学生抢先拥进屋子来。他们东一堆西一堆地坐在地板上，坐在炉子旁，马上就淘气起来，拿起白铁锅当球扔，打别腿攢跂，闹成一团。一会儿伊凡伯伯下工回来了，干娘骂了他几句，就到里屋准备晚饭去了。兽医茉莉嘉顶着她那方格头巾也来了，我们的辽沙把军用皮带的铜环擦得金光闪闪的，也来了。当人们来多了的时候，大家又是抽烟，又是嗑葵花子，弄得人声嘈杂，空气郁闷。茉莉嘉出去到门口台阶上，这时，我也准备回家了。忽然格里沙挎着手风琴出现了，奏起小小的星火和山梨树，大家开始唱起来，我就留下没走。我心里感伤起来，就把窗户打开。凉水似的空气掀起窗帘注进屋里。我听见门口台阶上有谈话的声音。我并不是有意偷听，只是我坐得离门口台阶最近就听见了。

谈话是这样的：

『如果我们能保持现在的速度，播种就能比进度表提前一天完成，象大炮齐放一样……可别发生意外……明天我去看看妞莎工作得怎么样。』